



鍾情鳥

楊明淵

1267/72

钟 情 鸟

杨 明 渊

DD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中
七

内 容 提 要

美丽、神奇、丰富的云南边疆，有多少奇花异卉、多少珍禽异兽，令人心向往之！本书以朴素的文笔，真实地向读者介绍了有关各方面如何深入林海作动物考察；如何不畏艰险捕获各种动物以供观赏。作品饶有情趣，富于知识性。

写苗山芦笙会的两篇散文向读者展现了苗族人民特有的风土人情，读来开阔生活视野。

钟 情 鸟

(散文集)

杨明渊

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3.5 字数：50,000

1980年2月第一版 1980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240

统一书号：10116.785 定价：二角七分

• 目录 •

捕猴记.....	(1)
斗野羊.....	(15)
钟情鸟.....	(22)
鸟 会.....	(31)
猎 豹.....	(40)
大 象.....	(48)
遇象历险记.....	(59)
蟒 蛇.....	(70)
擒野牛.....	(75)
苗山行.....	(88)
欢乐的芦笙会.....	(97)
后记.....	(107)



捕猴记

人们来到动物园，大致都有兴趣去看一看猴子那挤眉弄眼活蹦乱跳的模样。为了让游人看到更多的猴子，我们公园新建了一个猴子的活动场所。领导派我到动物研究所联系，请他们帮助解决一批猴子，以供游人观赏。研究所

的所长对我说，他们要开展一个新的科学研究项目，也需要一些猴子，正

准备派有捕猴经验的王占山

同志去山区捕猴，希望我们能派一个人跟他

去，一并解决需要的

猴子。我回

来把这个意见

向领导作了汇



报。领导决定派我同王占山同志一道去。

我去动物研究所联系下去捕猴的时候，见到了王占山，他五十多岁年纪，个子不高，身躯微胖，方形的脸上长着两把刷子似的络腮胡，眼睛炯炯有神。我伸出手和他紧紧握着：

“老王同志，这回要请你多给我们支持。”

“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嘛。”王占山诙谐地笑着说：“大家都叫我王抓猴，你就这样叫我吧。”

他对这个绰号似乎是满意的。我觉得有点滑稽，忍不住笑了。

王抓猴告诉我说，秋天是庄稼成熟的季节，猴子糟踏庄稼最厉害，它们活动频繁，容易捕捉。我们约定八月份去苗山赤水河一带捕猴。

八月，正是苗山花草并茂，树木葱郁，绚丽多彩的时候。在这稻谷成熟花香四溢的季节，我们乘着汽车向赤水河进发。下午，我们在一个傍山小镇下了车，住了一宿，第二天，就踏上崎岖山路，朝着一个叫苗卡的山寨走去。穿过一片片松、杉、栗树和青翠葱绿的杂木林，我们来到苗卡寨。这个苗族聚居的山寨周围，生长着满坡满岭莽莽苍苍的森林，山寨显得清幽而秀丽。我们进入寨子，找到生产队长阿旺，向

他说明了来意。阿旺有四十多岁年纪，朴实而憨厚。听说我们是远道来捕捉猴子的，他就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坐，热情地为我们倒茶递烟。当我们问到这个地方猴子的活动情况时，他的话闸就打开了，滔滔不绝地介绍说：“每当谷子快黄熟、包谷戴红帽时，大家就提心猴子了。这些‘山贼’一来就是一大群，一群就有上百只。你们听说过‘猴子掰包谷’这句话吧？猴子一拥到包谷地里，掰了一包，夹在膈肢窝里，又去掰第二包，也夹在膈肢窝里，最后只剩一包。大片没有成熟和即将成熟的包谷全被它们掰了丢在地下，庄稼人见了谁不痛心？一到庄稼快成熟时，民兵的护秋任务很繁重……”他说得很动感情，对于活动猖獗的猴子真是恨透了。

我笑着对阿旺说：“这回我们来整治一下这些可恶的猴子，给你们‘报仇’。”

阿旺乐呵呵地说：“好罗，好罗，只是猴子这么多，怕你们也捉不完。”

一直沉默着的王抓猴开腔了：“捉是捉不完，但猴子是野兽中头脑最灵敏的，它们吃了亏，总是要吸取一点教训的。”说着，又用探询的目光望着阿旺：“猴子多半在什么地方活动？”

阿旺说：“赤水河两岸的箐林里到处都有，只要一到河岸就看见成群的猴子乱跑……”

王抓猴朝我递了个眼色，说：“走，我们到山上去看看。”

阿旺看我们两手空空的，有些疑惑：“你们现在就去捉？”

“不，我们先去作些调查。”王抓猴回答，忽然又想起什么似地问道：“你们这里有没有人会编竹笼子？”

“编竹笼子个个都会。”阿旺不解地问：“要竹笼子做什么？”

“要装猴子。”王抓猴回答，又提出要求说：“请安排几个人为我们编几只大竹笼，工钱由我们付。”

阿旺满口答应：“这个不成问题，一两天内就给你们准备好。”

我和王抓猴带上手电筒和望远镜，走出了寨子，向长满松杉的山坡走去。翻过一道山梁，我们来到赤水河边，放眼眺望：河流环山蜿蜒奔流，在骄阳照射下，闪着明亮的光；河边岸壁，生长着一串串野葡萄和一丛丛紫红色的山稔花。我们走近一片乱石嶙峋的河边，但见一群猴子，有的在河边饮水，有的在乱石中

跳来跳去，嬉戏了一阵，然后就窜到陡峭的崖壁上的树林和荆棘丛中去，攀树缘藤，自由在地活动。我知道，象那样陡险的山势，要捉住猴子是困难的，我们只能对猴子的生活习性进行观察、了解。

王抓猴告诉我说：“猴子是成群而居的，一群猴子有一个猴王统帅着。”

听他这样一说，我便举起望远镜来寻找猴王。透过镜片，只见猴群抓着树藤，荡着秋千，跳来跳去。我说：“认不出哪只是猴王。”

王抓猴接过我手上的望远镜，看了一阵，指着一棵从崖壁上斜撑出来的长满红果的树子对我说：“那棵树上有两只猴子，大的那个老公猴是猴王，它旁边的那只毛色特别光滑，是美猴后。”

我好奇地又接过王抓猴手中的望远镜来观察，只见树杈上的那个大猴子，摘了一颗野红果子，递给美猴后，又摘一颗，也递给美猴后；美猴后接过一颗颗野果子往嘴里塞。我笑着对王抓猴说：“老猴王在为王后服务呢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王抓猴点了一下头，向我介绍说：“猴子是结群活动，一大群为一个‘部落’，‘部落’中有许多母猴，毛色最漂亮的一只为猴后，猴王最宠爱它，它经常在猴王身

边，猴王找到了东西，都要先给它吃。”

真有意思！动物也有它们的组织，也许猴子确实比其他动物灵敏，才会形成这样一种组合。

观察罢猴群，我们又钻林爬坡，朝另一座山梁走去。这匹山坡是绚丽的：碧树繁花，色彩斑斓，蜜蜂嗡嗡地歌唱，山雀婉转啼鸣。我们在千姿百态的山间穿行，上了一道坡，翻过岗岭，就开始向坡下走去。突然，我们嗅到一股刺鼻的腥臭味。我们知道，这是猴粪的臭气。王抓猴指着斜坡下一棵苍劲挺拔的大青树说：“走，到那棵大树下去看看。”

我们来到几人围抱粗的大树前，只见这棵大树的枝杈长得很高，枝茂叶盛，参差披复，象一把巨伞，巍然耸立；树下堆满了猴粪，却不见猴子的踪影。王抓猴说，这棵大树是猴子的住所，它们白天找东西吃去了，晚上才来树上睡；它们居住的地方是经过选择的：背风，向阳，温和，树要相当大，老虎上不去吃它们。他指着旁边不远的几棵大树对我说：“你看，那几棵树猴子就不住。”

我一看，那几棵大树，挤拢生长，桠杈长得低。而堆满猴粪的这棵大青树，周围没有树，正合王抓猴说的那些条件。我问他：“这

棵大青树，是不是刚才我们在河边见到的那群猴子的住所呢？”

“不一定是。”王抓猴说：“猴子是各占地盘，一山不会住两群猴，这可能又是另一个‘部落’的势力范围了。”

我很钦佩王抓猴对于猴子的生活习性的了解。我问：“今晚猴子会来树上住吗？”

“会来。”他回答说：“要到黄昏，它们才来。”

我很想看一看猴子结群归来栖树的情景，就建议说：“干脆等到黄昏，看看猴子从什么地方回来。”

王抓猴看了一下表，时间是下午四时半，就说：“那就等吧，反正我们带有手电，晚上赶路也不怕。”

我们在山坡箐林附近转了一圈，探查猴子的活动范围，确定在一个山洼的一块小平地上修造一个木笼子来捕捉猴子。快到黄昏时，我们就回到大青树附近隐蔽起来。不一会，就看见大大小小一群猴子结队从山背后走过来了。这群猴子大约有上百只，它们跑着跳着，有的边走边打架，呲牙咧嘴，发出吱吱的怪叫声。它们来到大青树下，就一只接一只争先恐后地轻轻一跃，蹿到树上去了。我举起望远镜，透

过朦胧的夜色，看见猴群栖满大小的枝桠，有的三四个抱成一团。王抓猴说，小猴子胆小，睡在最高的枝桠上；猴王睡在最低的枝桠处，以保护母猴和小猴。如发现异常情况，猴王一声警号，猴群就从树上跳下来，立即逃窜。

我问王抓猴：“猴子住得这样集中，有没有办法捉？”

王抓猴摇摇头说：“无法。人一走近，它们就逃跑了，只有在刚才探查的那个地点修造一个木笼来捕捉。”

天已擦黑。我们没有惊动猴群。我拧亮电筒钻林过箐，摸索着，回到苗卡寨。

我们向队长阿旺叙谈了我们探查猴群的活动情况，并告诉他我们捕猴的计划，要求他派一个社员协助我们工作。阿旺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，派了一个很得力的苗族青年配合我们。第二天，我们带上板斧、锯子、凿子等工具来到昨天探明的地点，动手修造木笼。那苗族青年砍树凿眼都很在行，工作也很努力，半天工夫我们就把一个木笼子修造好了，并在顶上盖了一些枝叶。按照王抓猴的指点，我们又在距离木笼子十多米远的地方挖了一个阱坑，刚好能够掩蔽三个人的身体。一切就绪后，我们就回去了。

第三天，我们带上两对准备装猴子的竹笼，又用背篓背上两背包谷棒子，来到木笼处。我们把包谷放进笼子里，再在笼子门上安了一个弹簧，然后用一根麻绳，一头拴着弹簧，一头拉到阱坑，我们在阱坑里躺着等猴子来偷吃包谷。为了不让猴子发现人，我们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等着。等了许久，仍不见猴子来，实在闷的慌，那苗族青年也有些憋不住了。我怀疑地悄声问王抓猴：“这办法行不？”王抓猴沉着地说：“要有耐心，猴子一时还没有发现木笼里的包谷，只要时间长一点，它们路过这里，就一定会发现。”

一天的时间过去了，猴子没有来。我们把竹笼子藏在树丛里，取下笼门上的弹簧，让笼门开着，包谷仍放在笼子里，就回去了。

第四天，我们吃过早饭，又背上一些包谷棒子来到笼子附近一看，包谷被猴子吃光了，只剩下一笼子包谷骨头。王抓猴兴奋地说：“你们看，包谷被猴子吃掉了。它们发现了笼子里的包谷，一定还会再来。”

我们把背来的包谷放进笼子里，重新安上弹簧，然后躲进阱坑里等着。我们屏声静气地等呀，等呀，等了两三个小时，终于看见一大群猴子结队过来了。它们走走停停，左顾右

盼，象做贼似的，要看看四周有没有人才进去吃。先是猴王和美猴后跃进笼子里去，抱着包谷棒贪婪地咬着嚼着，别的猴子在附近守望，半大的猴子在周围走游、打闹。我悄声问王抓猴：“别的猴子为啥不进去？”王抓猴说：“它们在放哨，要等猴王和猴后吃饱了出来才让其它猴子进去吃。”

果然，过了一阵，猴王和猴后吃饱了肚子，一跃，跳出笼门，走了出来。这时，一群猴子便争先恐后地拥进笼子里，把木笼子都挤满了，大约不下四五十只，它们抢着包谷棒吃着。我看王抓猴目不转睛地盯着笼子里的猴群，捏绳子的手却不动。我顿时紧张起来，生怕猴子跑掉了，连忙小声催促他：“拉绳子吧！”王抓猴象没听见似的，不吭声，也不动，停了一会，他才轻声说：“你没看见，猴王和猴后还在放哨呢，还有一批猴子没进来吃，一关笼门，笼外的猴子吓跑了，以后就不再来了，要关最后一批。”

听王抓猴这样一说，我抬头一看，只见猴王和美猴后爬到一棵矮树上坐着，深凹的眼窝里一对眼珠贼溜溜地转动，注意周围的动静。我只好耐心地等着看王抓猴的“戏法”。

猴群吃饱了肚，便掉转头，一个接一个

跨出笼门。猴王和美猴后一看猴群出来了，便从树上一纵下来，领着猴群跑了。这时，在旁边打闹、玩耍的半大小猴才拥进笼子里去。笼子里的包谷，经过两批猴子咬吃，已经所剩无几了，猴儿们抢的更凶。王抓猴轻声笑着说：

“这些不中用的家伙，常常要挨大猴子的打，它们只能吃残食。”他一看猴王领着猴群走远了，就用力一拉绳子，“卡嗒”一声，弹簧一跳，笼门关上了。猴群一看上了当，吱吱乱叫，有的抓着笼壁乱摇，想觅路逃跑。我们兴高彩烈地跑过去，捉住一只只猴儿，用绳子捆住它们的手脚，装进竹笼子里。

收拾完了猴子，我们坐在小树林的草地上休息，分享着战斗胜利的喜悦。我笑着对王抓猴说：“王占山同志，你可真有办法，人们叫你王抓猴，真是名副其实。”那个苗族青年也乐呵呵地连连称赞这种捕猴妙计。

王抓猴快活得脸上放光，微笑着说：“猴子没有数字观念，猴王失掉这么多猴子，它根本不知道，明天再来捉，只能关它最后一批。”

我们挑着猴子回到苗卡寨。寨子里的男女老少看到我们捉到这么多猴子，都好奇地跑来看，不停地笑着，赞许着。

第五天，我们又用同样的办法，捉到第二批猴子。这群猴子，已被我们捉到了三分之二。王抓猴说：“要全部捉完是不可能的，再把猴王和猴后捉来就可以了。”

第六天，我们又躲进阱坑里等猴子。不一会，猴群就来了。象往常那样，还是猴王和猴后先进去吃。它们进入笼子，刚开始吃包谷，王抓猴就一拉绳子，把笼门关上了，站在笼外放哨的猴子一惊，撒腿拼命逃跑……

我们找到队长阿旺，告诉他：我们的捕猴任务已经完成，感谢他的大力支持。

阿旺苦笑了一下，丧气地说：“猴子你们倒捉了不少，但是危害我们庄稼的猴子你们没有捉，昨天有一片包谷地又被猴子扫光了，真叫人痛心！”他无可奈何地唉声叹气：“唉，这些‘山贼’，叫你防都没法防！”

我们因为不能帮助生产队彻底除害感到内疚。王抓猴锁着眉，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这些猴子，是要教训它们一下。”接着，他就要求阿旺领我们到包谷地去看看。

阿旺领着我们，来到被猴子糟踏过的包谷地里。只见大片的包谷，全被猴子‘扫荡’光了。护秋的社员把猴子掰了丢在地下的包谷，

拾来堆在一起。我们对此连声表示惋惜。社员们诉苦说：“这些坏蛋，你从这边撵，它们跑到那边撵；你到那边赶，它们又跑到这边来，最可恨的是它们偷偷袭击……”

王抓猴蹙着眉，想了想问道：“这群猴子你们有没有办法捉到一两只？”

“可以捉到。”一个社员回答。

王抓猴说：“那你们就给我捉上几只来吧！”

“捉几只有什么用？”

王抓猴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有用，捉来试试看。”

阿旺和护秋的社员们都不知道王抓猴葫芦里卖什么药，但看到他抓到这么多猴子，都相信他会有办法。于是就答应设法捉上几只来。

归来的路上，王抓猴问阿旺：“你能不能找到几个铜铃？”

“找得到，要铜铃做什么？”

“要整治猴子。”王抓猴回答，又问：“有红漆吗？”

“前久会计买来一筒，可能还有一点。”

我和阿旺都知道，王抓猴是要用这些东西来整治猴子，但是怎么个整治法，我们完全沉在迷雾中。